

德士浮

第一卷

得士成

一



浮士德

(第一卷)

歌 德著 弗·胥特芬插圖

郭 沫 若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2 •



「浮士德」簡論

I

歌德的浮士德，我算全部把它譯完了，但我只能算得是一個浮士德的譯者，是沒有資格稱爲浮士德的研究者的。研究浮士德的書，雖然不能夠說是汗牛充棟，但要把它們讀完，就費畢生的精力恐怕都是辦不到的。這些研究的書籍，除掉德國人著的之外，還有其它各國人的，你想想看，誰有這樣的精力來讀完那些書？我在前也曾蒐集過一些，就我所小小的蒐集，也不下四五十種，而那些書都在北伐戰役後，我到日本去亡命之前，在上海完全失掉了。今天我雖然譯完了浮士德，我手中所有的就只有幾種浮士德，關於研究它的書是一本也沒有的。因此別的研究者們對於浮士德的看法是怎樣，或者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最新的看法，像大學教授們的貨郎担那樣去敘述，我實在沒有資格來做。不要說讀一些研究書，事實上要想真正成爲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起碼歌德的全部著作是應該通讀的，就再讓一點價，在浮士德成形之前的摩浮士德和浮士德斷片以及關於浮士德的殘稿和作者自己的記述與談話，至少是應該全部閱讀的。但這些我都沒有辦到，而且不能辦到，也沒有意思來辦到。今天要我來通讀歌德全集實在是多餘的事，但假如不通讀他的全集，那就認不出歌德的全部。再如不讀關於浮士德製作上的一切資料，那就通不過一些

『浮士德通』了。譬如把原浮士德浮士德斷片來和現成的浮士德作比較研究，細細地來考索用字的異同，或者在一字一語的增損改易之間看出作者思想意趣上的變異或其文學上的價值等等，假如有耐性的人肯下苦工夫來作這樣的研究，我可以保證他不失爲一個『學者』，而且有資格向中央研究院申請『院士』稱號的。但我自己不能那樣做，不僅沒有那樣的興趣，沒有那樣的時間，而且認爲沒有那樣的必要。因此我確確實實只是一位浮士德譯者，而不是浮士德學者。學者的工作僅讓那些悠閒得可以羨慕的超越了時間觀念的大學教授們去做吧，讓他們去『發現一顆天王星』。

當然，既譯讀了一部書，『讀後感』之類的東西我總是可以寫的。何況這並不是一部簡單的書，而是一部號稱難解的世界名著。你不量力地把它翻譯了，毫無疑問，你應該是經過了一番了解過程，不管你的了解正確不正確，你粗略的一個了解總得是有的。還有，你在今天把它翻譯了出來，除你自己享受享受了一同世界名著的譯讀之外，你對於今天的中國的讀者，到底希望他們從這譯書中吸取些什麼營養？假如你是有這樣的希望，不，你應該是有這樣的希望的。把這希望寫出來，也怕是你對於你的讀者應該盡的責任吧。一部大書，你費了讀者的金錢，環費了他們的時間，讓他們來讀，讀了只是浪費，那你實在是罪過。又假使讀得不到要領，那也等於浪費，也同樣是你的罪過。你浪費了你自己的時間和金錢，那已經是不使你更浪費到別人的，那你眞真是罪該萬死了。因此，我實在是有一點惶恐，到底我的工作在今天具

少的價值多，不敢希望少，卻不得不希望。假使連一點價值都沒有，還不快說要打負號，那責任實在太嚴重了。因此，我也就不得不來寫這一篇『簡論』。這不折不扣的讀後感，一方面來說明我自己的了解，一方面也來說明我自己的希望。我總希望這一部譯書多少對於讀者有一點益處。

首先我得說，這是一部很龐雜的作品。第一部雖然還有一個甘淚卿悲劇的故事在裏面貫串，有些地方已經就夠龐雜，到了第二部差不多是把一切故事的條貫性都抽掉了，龐雜得更驚人。初讀的人掉在這裏，會如掉在一座大森林裏面的一樣，摸不着頭腦，打不出東西南北的方向。這樣的作品，假如你要拿莎士比亞或者易卜生來衡量它，那你會完全失望的。你甚至可以懷疑，這樣缺乏統一性，這樣包羅萬象的東西，怎麼竟可以稱為藝術品，竟可以享受赫赫的『世界名著』的大名。不錯，這懷疑是極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因為這部書與其說是經心的藝術品，無寧是一部靈魂的發展史，或一部時代精神的發展史。這雖然是歌德著出來的東西，但實在是六十年間他的或他的時代的精神發展所留下來的巴諾拉馬式的記錄。這差不多等於是自然發生的一個成品。這不是一朵精巧的花或一顆庭園的樹，而是在大氣中成長的一株拔地參天的大木，或甚至真的是一座大森林。你要拿在手掌裏面玩弄吧，那是不合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你就是要坐在一個靠椅上，想不費氣力地隨意欣賞欣賞，都是不合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它的龐雜性，你要找些惡字眼子來形容它，你可以盡情地去尋找一些雕題的字面，或者你偷巧一點，只消把莊子

『逍遙遊』篇裏面惠施形容大樗的那幾句話記起來，也就勉強夠味了，那就是『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但怎麼樣呢？『匠者』可以『不顧』，任何人都可以『不顧』嗎？或者像莊子那樣『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也就算完事嗎？我事實上是『顧』了一下來，那樣的一株大木立在面前，恐怕也不容許你閉着或睜着眼睛一意『不顧』，但我也『不想』『彷徨無爲』，或『逍遙』，而至於『寢臥』，這樣甚至使靈魂都成了瞎子或睜光瞎了。老實說，這一株大樹倒並不是那樣的無用，而是值得我們用靈魂去冒冒險的。

這是一部詩劇，不用說有不少的美的言辭和哲理。歌德是近代德意志文學的創建者之一人，同時也是近代德意志語言的創建者之一人。歌德攝取了德意志人民的語言而使德意志文學近代化了，而同時使德意志的語言得到提煉，滋補，定型，也因而確切地近代化了。這是論者所共同承認的歌德的功績，這部浮士德當然也就是這項功績的一個重要的紀程碑。假使要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它，浮士德不用說也就有它的尊貴的存在價值。但這是限於原文的浮士德，假使脫離了原文，那這項價值就無所附麗了。認真說，假使要把浮士德翻譯成別種國語，在翻譯上也就要嚴密地照顧到原作的這種新國語或新文學的鑄造性。譬如把它譯成中文，那就要譯者也遵循作者的精神，攝取中國人民的言語，而使它得到提煉，滋補，定型；更進使中國文學也因而近代化。這也是翻譯者所應該有的責任，而這責任也不能不說是很嚴重的。我究竟

做到了沒有呢？我很惶恐，但我要坦白地說一句，我是兢兢業業地在照顧着這一層責任的。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鬆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因素。讓我們想到佛經的翻譯對於隋唐以來的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更讓我們想到新舊約全書和近代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對於現行的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這責任實在並不輕鬆。我究竟對於這項責任完成了多少呢？我自己不能說，但假使我是盡了這項責任而且收到了相當的成效，那是我自己的成就，和歌德和浮士德沒有多麼大的關係，頂多我是得到了歌德的創作方法上的暗示，藉浮士德的譯出以爲媒介，而得到了一番實踐而已。

箴言式的至理名言，微妙的人情美的揭露，毫不容情的醜惡面的諷刺或剖析，時而悲，時而壯，時而輕鬆，時而激昂，時而抑鬱，時而飛颺，時而清澄如像一泓止水，時而胡鬧甚而至於荒唐——的確的，有些地方的確是胡鬧的，確是荒唐得有點程度。請讀那『瓦普幾斯之夜』和『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吧。你的感覺是怎樣？那不真是在胡鬧，而且胡鬧得有點荒天下之大唐嗎？我初讀時委實是有點莫明其妙，讀者讀到這些地方，我相信一定會弄得頭昏腦脹，格塞得使我們的精神不能容納。說好些，那好像一盤散了的珠環，一塊破成了粉粹的宣壁。有人說，第一次歐戰後在德國產生的表現派便是淵源於這兒的，我得承認，這說法一點也不牽強，歌德實在要算是表現派的老祖宗。但他也並不真真是『由內而外』(Vom Innen

Nach Aussen) 假使真是那樣，那要算是夢藝是醉言，是狂人的饒舌了。那事實上是『由外而內』而再『由內而外』的，是的，是在胡鬧，荒唐，但不是作者「一個人在胡鬧荒唐，而是時代在胡鬧荒唐。但作者也並不是採取了客觀主義，把自己當成一部攝影機，去攝取那些荒唐胡鬧，也並不是採取了象徵主義，在自己的這部攝影機的鏡頭上套上一層單子，而收到所謂『索胡特』(Sollt)的效果，不是的，他不是這樣，作者是以自己的靈魂隨着時代在那兒荒唐胡鬧。假使你要專取它的輕鬆或清澄的部分吧，它也有的是那種輕鬆和清澄的場面，甚至在荒唐胡鬧之中也有清澄，在抑鬱沈悶之中也有輕鬆，你是可以取之不盡的。更假使你是要語錄式地摘錄一些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或藝術上的警策辭句，那也差不多在每一個篇章上都在閃爍着。

但這些尋章摘句的辦法，且讓喜歡尋章摘句的朋友們去做吧，我自己還是樂意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儘管是怎樣龐雜而缺乏統一性或純粹性的作品，但它確實是構成了一個整體。在構成爲一個整體上，它仍然是有一貫的脈絡存在的，儘管這脈絡是怎樣變化，或許這變化就是它的脈絡。是的，浮士德的一貫的脈絡，確實就是變化。它是一部靈魂的發展史，一部時代精神的發展史，這發展就是變化，向前進的變化。是怎樣的時代在作着怎樣的發展或怎樣地在發展呢？整個的浮士德，這一萬六千行的詩句，都在報告着這個事實。先請看它的故事的進展吧。

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煩悶，甚至企圖自殺。在春天的復活節日他和他的弟子瓦格納博士出外郊遊，遇著了一條黑色的彪犬。這彪犬跟着他回到了書齋。彪犬是天上降下來的惡魔靡非斯特匪勒司所變成的，他在天上曾經和上帝打過賭，要把浮士德誘入魔道。竄進了浮士德的書齋，靡非斯特現成了人形，又和浮士德訂下契約，他要作為浮士德的僕人，要使浮士德解除煩悶，盡量滿足。假使浮士德表示了滿足的那一瞬間，奴役便解除，浮士德便反為惡魔所有了。就這樣靡非斯特便把黑色外套變成一朵浮雲，把浮士德和他兩人載着出去雲遊世界。首先是到了萊普齊的酒店裏，參預了一些無聊的大學生們的胡鬧。接着被引進『魔女之廚』，噓了一劑魔湯，於是便返老還童，浮士德變年青了。接着便是和可憐的少女瑪甘淚的戀愛，因用睡藥過重毒死了甘淚卿的母親，更因幽會被阻殺死了她的哥哥華倫亭。瑪甘淚養了一個私生子，把他溺死了，自己被丟在牢裏，也成了狂人。在這期間，浮士德經過一段『林窟』的幽居生活，又領略了一次『瓦普幾司之夜』的胡鬧場面，而終於經過殺場，偷進監牢，想把甘淚卿從牢裏救出。甘淚卿拒絕了，終於『受了裁判』——死刑。就這樣，第一部告了終結。

第二部一開篇，浮士德在『風光明媚的地方』一覺醒來，那是阿爾普司山的山麓。他真輕鬆，一點罪孽感都沒有。他反感覺着『生命的脈搏鮮活地鼓動』，精神百倍地受着了鼓舞，有『一種堅毅的決心不斷地奮勇向最高的存在』。而在瀑布的虹彩中體認出人生的極致，要『我們的人生反映出五彩成文』。

於是他到了京城去謁見皇帝。這皇帝的統治正是腐敗透頂的時候，『到處都堆積着奇怪怪象，非法的行爲戴着合法的偽裝，』官吏無人不貪，軍隊無物不搶，『打風遍天下，命令等牛毛，』政治家結黨營私，財政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但是宮廷裏的享樂是有增無已的，而驕奢淫逸的皇帝也正準備着要舉行化裝跳舞。就在這化裝跳舞裏面諷喻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皇帝是化裝成爲牧羊神潘恩的，在他手中靠着靡非斯特的串弄，兒戲地發行了大量的鈔票，卻公然解救了財政上的危機。皇帝異想天開地想要和古代希臘的美人海倫見面，要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用魔術把她顯現。他們公然把她召來了，在『騎士廳』中表演出的場面，是最美的女人海倫與最美的男子巴黎斯的戀愛。結果是浮士德吃醋，他迷戀了海倫，而嫉妬巴黎斯把魔術的鑰匙觸到巴黎斯身上。精靈們都爆炸了，化成了烟霧，浮士德暈倒了，失掉了知覺。

舞台回到第一部開篇的中世紀的書齋，一切的陳設原封不動，而只是更陳更舊了。但往年曾經在靡非斯特面前恭順地受過調弄訓示的『學生』，如今成爲了『院士』，跋扈飛揚地反而訓飭了靡非斯特一頓，說是『一個人假如過了三十歲，那就等於是塚中的腐朽。』在這兒表示着了時代的進步。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納在守着中世紀的鍊金術，在那兒焦頭爛額地製造着『人造人』，公然有一個小仔仔何蒙古魯士造成了，但只是在曲頸玻璃瓶裏面的一個能發光的胎兒形，從玻璃瓶裏蛻化不出來，也不能發育。就靠着這小仔仔的發光，把失了魂的浮士德照着，神遊希臘。於是便有『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出現。『瓦

普幾斯之夜』本是北歐的習俗，在魔女信仰盛行時自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舉行夜會，魔女各乘掃帚，火鏟，山羊和狗，奔往剝落坑山去朝見魔王，與其情夫魔淫樂。『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是把背景移到了希臘，參加這夜會的是古代希臘神話中的神人和鬼物。人造人與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到了這兒。浮士德依然在追尋那最美的女子海倫。人造人想蛻變，想發育，但不可得，結果是在美神迦拉德亞的腳邊，『希圖放恣情慾』而把玻璃瓶碰破了，閃爍，燃燒，而融成了一片火光。

浮士德追求海倫，終因靡非斯特的誘導而得到成功。浮士德與海倫結合，竟生出了一個兒子名叫歐福良——這個少年極明顯地是拜倫的象徵。他是位『天才兒』，放縱不羈，追逐『少女』，飛求戰爭，要『衝鋒陷陣，不惜與痛苦周旋』，結果是『縱身於空中』，墜地毀滅。接着海倫也悲苦而消逝了，衣裳化而為雲，繚繞着浮士德，把他帶到了空中。

浮士德乘着一朵浮雲飛到高山頂上來了。在高山頂上他同靡非斯特兩人對話，表示出他要填海，要把海洋征服，『使那斥鹵的地帶不准再寬，把海洋逼到它自己的心坎。』那時候正在鬧着革命。那位驕奢淫逸的皇帝，『他自己享樂而且享得荒唐』，於是乎便鬧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這時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縱橫闐成一塊，

兄弟鬩牆，甚至自相殘殺，

城市對待城市，行幫對待門閥，

大僧正連同長老對待一般信者，

到處都是仇敵，對面便成冤家。

教堂裏也在殺人，處處都在打，

在關卡的前面商旅受着搜刮。

於是乎人民的胆子也就長大；

因為要活就要自衛——半點不差。

.....

有爲者已經舉起義旗在手，

他們的宣言是：要和平才要領袖。

如今的當局不想和平，也不能夠——

讓我們重新選舉一個新主。

重新要把靈魂向國家賦與，

要這樣每個人才能夠得保安寧，

在新造的社會裏和平與正義結婚。」

在這種情勢之下，浮士德受着靡非斯特的慫恿，卻幫助了皇帝這一面，靠着一些死靈和虛影的出力，竟把革命鎮壓下去了。浮士德受到皇帝的賞賜，把一帶沿海的地面給他，讓他去填海。

浮士德填海成功，在這兒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理想的王國。但有一對老人夫婦在他的區域中保有着
一座小禮拜堂，立在一座菩提樹的小丘上。這種舊式的東西他不能容忍，他要用新開的土地和新屋同他們兌換，兩老人是不大願意的。靡非斯特奉命去強迫遷移，因為過於蠻橫，把兩老人駭死了，還殺死了一位旅客，菩提樹和禮拜堂也都被一火而焚了。浮士德為此卻不免爲『憂愁』所襲，『憂愁』向他一吹，使他雙目成盲。他在盲目中，快要倒下去長逝的時候，唱着這樣的一段獨白：

『我爲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

雖然還不安全，但也可自由勤苦。

原野青翠，土壤一片膏腴，

人畜都在這新地上得到安居，

勇敢勤黽的人民，壘成了那座高丘，

向那周圍移植都可以衣食無憂。

外面雖有海濤不斷地衝擊堤岸，

而內面却安居樂業如同天國一般，

即使海潮噴岸，有潰堤的危險，

人民全體合力，立即把漏洞補完。

是的！我完全獻身於這種興趣，

這無疑是知慧的最後的斷案；

「要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

然後才能夠作自由與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這兒要有環繞着的危險，

以便幼者壯者都過活着有爲之年，

我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居着自由的國民。

我要呼喚對於這樣的剎那……

「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會有痕跡遺留，

它將不致永遠成爲烏有——

我在這樣宏福的預感之中，

在將這最高的一剎那享受。」

浮士德在這種預感中感到滿足而且喊出了『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照着契約的規定他就不得不爲靡非斯特所有，但天界的仙使們卻把他搶救了去。在天上那位甘淚卿出現，迎接着他，並且要『用心地把他指導。』天上的至尊者卻是一位『光明聖母』（*Mater Gloriosa*）而不是上帝，這是一個有趣的表現。詩人在最後的合唱中，竟唱出了最後的這兩句：

『永恆的女性，

領導我們走。』

我算快速度地把浮士德的故事敘述了一遍，不用說這只是一個梗概的梗概。劇中所出現的一些人物和神鬼，例如在這梗概中所見的『魔女之廚』的魔女和那人造人的何蒙古魯士，他們竟有那樣大的本領，一劑藥湯便可使浮士德年青，一點幽光便可照着浮士德去神遊古希臘，到底象徵的是甚麼，我不想去穿鑿。或許詩人自己曾經說明過吧，如其不然，實在是等於猜謎而失掉謎底。但這整個故事發展的寓意是很明瞭的。中世紀書齋中的浮士德，其實就是中世紀封建時代的封建意識，他的年青化其實就是封建意識的近代化。是什麼使封建意識近代化了？那倒不是魔湯。在我們今天我們知道是社會生產力起了變化，是因蒸汽機關的發明，使生產機構發生了變革，同時社會關係也就不能不發生變革，於是封建社會變而爲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歌德正生在這樣的一個變革的時期。在這時英國已經收到不流血革命的成

功，法國則正在大流血的當中以企求革命的完成。德國比起英法來是落後了的，儘管年青化的意識已先行輸入或覺醒，而舊社會的積累卻是非常沉重的負擔。這便形成爲浮士德力求進步，而環繞着他的社會卻是一般巫婆妖女的烏烟瘴氣。浮士德以新人的姿態，乃至超人的姿態，在這烏烟瘴氣中邁步着，然而他終竟不能脫離那個時代，或超越那個時代。追慕海倫，一般的批評家已經公認爲，是想把北歐的沉鬱向明的希臘精神求解脫，也就是想向現代的科學精神求解脫。結果是失敗了。雖然生了兒子，卻致殞滅了，只剩下套衣裳。連海倫也消逝了，只剩下套衣裳所化成的雲氣。這不是詩人對於時代的，甚至對於他自己的，尖刻的諷刺嗎？

或許你不會滿意吧。詩人能那樣犀利地諷刺時代，並諷刺了統治階層的糜爛，爲什麼他卻讓浮士德去參加皇帝的保守勢力，而把革命鎮壓下去了？但這正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日耳曼的現實，也正是歌德之所以爲歌德。歌德時代的日耳曼人是在奧地利皇帝的形式的統制之下的一羣散漫的封建集團，受着產業革命和法蘭西大革命的激動，在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的期間也曾經發生過民主運動的革命甚至農民暴動。在佛蘭克府有過國民會議的召集，議員是由全民選舉的方式產生的，是中等市民的一個民主集合。頒布了日耳曼人的基本權利的宣言，給與人民以法律上的平等，信仰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和請願的權利，並且還產生了一部協調的憲法，規定當時日耳曼民族的三十幾個邦州爲日耳曼帝國，組織